

給本報讀者的一封公開信

胡娜臨別依依

謝謝！

費掉多少，十九歲對一個平常的人來說還很年輕，是對有限運動生命的人來說，最寶貴的時光已經過了一半，而我的情況和別人不一樣，一切都得從頭

胡娜不要哭！

教練說：「胡娜，沒有關係，休息一下就會好了！」
又一次：「胡娜，不要哭，就會好的！」

我忍住了眼淚，我知道，他比我要更須要鼓勵，傷後的復建工作好慢哦，我的教練每天要按時給我推拿、加強足踝肌肉力量，看著腳傷一天一天恢復，開始能跑了，但是又扭傷了，就像在海灘上堆的城堡，辛苦了一天

今天我要和你們告別了，來的匆匆，又要匆匆的走了。回來懷着近鄉的情怯，但是却充滿了興奮和好奇，走的時候帶著全國同胞的愛和祝福，心頭却感到酸酸的：

【本報訊】胡姍在前天（一）晚上，也就是離開自由祖國的前夕，在下榻的福華飯店七一三房間，寫了一封信向同胞讀者辭別及道謝，並提到她想回到自由祖國唸書，只要她替中國人在國際網壇爭光以後，將考慮在國內留下來。

胡娜在信中首度透露她的日記內容，告訴國人她發展網球事業當中遭遇過的多次挫折，以及下功夫練球技鮮為人知的小故事。這封信胡娜寫好後，託本報記者蘇嘉祥轉交。這封公開信全文是：

回來懷著近鄉的情卻（怯），但是卻充滿了興奮和好奇心，走的時候帶著全國同胞的愛和祝福，心頭卻感

唉！人生就是這樣聚了又散了。歡聚總是那樣的短暫，明日又要走向新的生涯。

從洛杉磯上華航開始，享受到華航最親切、最殷勤的招待，就已經像回到家裡一樣，腦筋一直高興得有點昏昏沈沈的。尤其下了中正機場那一剎，熱情歡迎的人潮，閃個不停的鎂光燈，再加上原來就已夠興奮的情緒，時差的變化到現在還覺得沒有真正睡過覺。明天就要走了，反正今晚也睡不著，聯合報的王公公除了給我很多的鼓勵外，要我寫幾個字感謝大家。

這裏太吸引人了

我離家的時候，只是一位十九歲初出門的大孩子，在美國過了兩年多近乎流浪以及刻板的訓練生活，能有機會回到國內，用世界上最好聽的中國話，訴說我充滿懷的心酸；其實，我一直想一下飛機就大叫一聲：「我回來了！」然後大哭一場，但是一下飛機，看到

那麼多人和鎂光燈，嚇得我什麼都忘了，真差勁！」
明天要走了，大家一定要問我，「妳對台灣有什麼
印象，和妳以前想像的有沒有一樣？」我只想說，
台灣樣樣都好，比我想像的好太多了，你們能生活在
這裡，實在太幸福了。」
有人問我：「願不願意留下來？」是啊！胡娜妳
可以留下來啊！」這實在是太吸引人了，願不願意呢？
當然願意啊！

在以後一段苦澀而無奈的日子裡，我天天看著舊山櫻區，濃濃的晨霧昇起又散了，等著日出又等著落，不覺之間，樹上的綠葉變黃了，又飄落了滿地的黃葉。望著窗外的滿天星斗，時光終於在我十九歲的年華裡，留下無可彌補的傷痕，而我的網球生涯在最重要的刻，畫上九個月的「休止符」。

自由的代價，換來中斷九個月的訓練，並在我的背上換來「易碎」的記號；當我的決心拚命地向前面的時候，生理的機能卻緊緊地把我往後拉，我必須克服受傷的挫折，那真是一段感傷而痛苦的日子。

我的教練一次又一次背著我走出球場，陪我到醫院

——胡姍，跑吧！再繼續跑，我們要跑出中國人的自尊！」「來！再跑！」想著想著，我的眼淚都會掉下來。我就要離開了，我只是羨慕你們能住在一個這麼美麗又富有人情味的地方，我最想回來的，就是回來這裡唸書，不知道有沒有这份福氣！

要離開這裡了，心裡真是依依不捨，非常感謝四川省鄉長張公公，聯合報董事長王公公，救總谷公公及全國網球協會各位先生這幾天的接待及幫忙，同時也要再一次謝謝國內同胞的鼓勵，謝謝大家！再見！